



天降大任

李昌祥 著

Tian Jiang Da Ren

李昌祥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

天降大任

李昌祥

李昌祥 著

Tian Jiang Da Ren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8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降大任/李昌祥著. —北京:中国青年出版社,2014.4

ISBN 978-7-5153-2307-7

I. ①天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60020 号

责任编辑:侯群雄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

社址:北京东四十二条 21 号 邮政编码:100708

网址:www.cyp.com.cn

编辑部电话:(010)57350401 门市部电话:(010)57350370

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700×1000 1/16 15.5 印张 240 千字

2014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4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

定价:28.00 元

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:(010)57350337

代 序

范 小 青

大约是二〇一二年元月前后的一天，我办公室来了一个我不认识的人。他自我介绍他叫李昌祥，是南京的一位作家，发表和出版过不少小说作品，中短篇、长篇都有，只可惜先前我没有机会读到过。

现在他来了，坐在我对面，我们就认识了。他带来了他的一部新作：长篇小说《天不绝人》。他告诉我，这部书改日还要再版，想请我看看，给写个序，再版的时候放上去。

写序的事，因为经常遇到，我一般总是想推托的，常常是觉得担当不起，或者工作忙，稿债多，怕一拖二拖地耽误了人家的时间。但我这个人又有个耳根子太软的毛病，明明心里已经下了决心拒绝的，但最后总是过不了人情这一关，又应承下来了。

但是李昌祥的情况并不一样，因为我原先和他并不认识，甚至没有读过他的作品，并没有多少人情关系在里边，所以我不应承写序也是情有可谅的。

但是不知怎么搞的，我又应承下来了。李昌祥就高高兴兴地走了。他的那部厚厚的小说《天不绝人》就搁在我的办公桌上。

搁了很长时间，到底有多长时间，我已经记不太清了，有半年？一年？或者更长的时间过去了。

虽然过去了这么长的时间，写序这件事，却始终在我心上搁着。最终我还是动笔了。

李昌祥没有为写序的事再来过我的办公室。但过一阵子他就会打个电话来。他的电话只是问一问好，电话中他从来没有催促过我。我只要一说忙，他马上就说不要紧，不要紧，没事的，没事的。不像有些等着急的人，语气中总会流露出一些焦急的意思来。李昌祥用他热情爽朗的声音，轻松愉悦的心情，让你感到，你还欠着他的文章呢。

他的耐心，他的温和，他的宽容，反而让我倍觉惭愧，为了不让他再一次电话扑空，我赶紧挤时间写这篇已经答应了很长时间的文章吧。

《天不绝人》是一部史诗性的小说，时间跨度长，历史感强，而且写作手法上也蛮新奇的，读第一章的时候，还以为是一部神话小说呢，哪知到第二章开始，笔锋一转，踏踏实实地写现实了。

写柴姓人家的故事，写纪姓家族的故事，写兰花湾的历史和风俗人情，从晚清一直写到解放，写到土改，整部小说，有鲜明生动的人物，有渊远的家族故事，有村史，有传说，虽然情节本身并不是特别的曲折离奇，但是李昌祥的文字中有豪气，有血性，有独特的感受，所以比曲折离奇更能够让人感到震撼；虽然他的故事是娓娓道来的，但是字里行间处处体现出箭在弦上的紧张激烈的气氛，从中体现出作者的文字功力和写作长篇小说的成功经验。

《天不绝人》是一部好看好读的长篇小说，不仅因为它的文字流畅，更重要的一点，我能感觉到李昌祥在写作过程中的用心，尤其是他对他的 人物，投入了全部的情感和心血。他深深地爱着他笔下的人物，于是，他成功地引导着读者，和他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。

我没有问过李昌祥的年龄，我知道他大概不年轻了，但是他的创造的活力，他的生活的激情，他的写作的热情，都足以让人感佩。

两年后，就在前不久，二〇一四年元旦前后的某一天，李昌祥又来了，他带着一脸喜气，再次到我的办公室。我以为是那本《天不绝人》再版发行了，不料他却递来厚厚的一迭打印稿，告诉我，这是《天不绝人》的下集《天降大任》，即将出版。他一边说，一边还拿出了与出版社签署

的合同给我看，真是认真严谨的人。

李昌祥又来请我再写一个序。我不知道怎么答复他。因为工作忙碌，我很难做到每一位请我写序的都能应承，何况，我已经给他写过一个序了，这第二次的请求，我应该怎么对待呢。

李昌祥并没有等到我的明确的回答，就留下作品走了。我有些纠结，心里终究不踏实，于是挤出时间，开始读他的《天降大任》。

这部长篇小说写的是解放后的三农故事，一直写到当今的发展，几乎涵盖了江南农村近六十多年的发展历程，它的史诗性的结构，恰和它的上集《天不绝人》异曲同工。小说以苏南地区的优美景致作为典型环境，以苏南农村的发展为中轴线，着力塑造典型人物，把农村基层和农民群众干部写得生动、真实、可信，并从世道正气和农村气质诸多方面升华了作品的文学价值。

《天降大任》中的主要人物从上集《天不绝人》中延续下来，看得出来作者对农村生活十分熟悉，对农民这个群体也是充满感情。在李昌祥的笔下，无论是农村干部还是农民群众，既踏实勤劳，又充满理想，十分感人。

在读《天降大任》的过程中，随时能够让人想起我曾见识过、交往过的许多农村干部和农民群众。活生生的故事情节，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，凝聚出了这个时代的最强音。据李昌祥说，长篇小说《天降大任》是以天下第一村的事迹进行故事编排的。主人公原型，竟然是华西村的老书记吴仁宝。也真让人一读来就想到了老书记吴仁宝了。祝贺长篇小说《天降大任》塑造了有血有肉的典型形象。

可以说，李昌祥的长篇小说《天降大任》的行文大气，完全没有当前所见的一些无病呻吟的风气，弘扬出文学扎根现实土壤的坚定信念。

范小青：江苏省作协主席、党组书记，中国作家协会全委。

目 录

代 序 / 范小青 · · · · ·	1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

第一章 知足常乐 · · · · ·	1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

第二章 潮流挟裹 · · · · ·	32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第三章 差强人意 · · · · ·	60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第四章 人以群分 · · · · ·	81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第五章 小车不倒 · · · · ·	108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六章 异军突起 · · · · ·	138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七章 摸石过河 · · · · ·	171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八章 再抓机遇 · · · · ·	200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九章 生态胜地 · · · · ·	223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一章 知足常乐

第一节

人到中年的柴运旺一下子得了个俏老婆，好让他发自肺腑地知恩知足。看着跟自己一床睡着的老婆，雪白肚子凸起来。一天又一天，十个月的又惊又喜，也真的生了个欢欢团团宝宝肉，他的喜不自禁更是飘进了心里头了。

这让柴运旺在日出而作的泰然间发力得均，动作也爽。每当牵牛到田头，在给耕牛拴犁挂轡的时候，他都会深深地呼吸上一口大气，犹如运动员上场前的运气，油然间力道倍增。犁完地，他让耕牛上田埂闲吃春草去，自己则抄起事前戳在那儿的钢锹，朝手掌心喷点口水，紧攥锹柄，挖起田角。

不少农家犁手却是不肯花这死力气的，好偷懒的年轻人更是不愿由自己来翻挖田角。驾犁让牛儿耕，拐弯抹角颇费工夫，常常顾着顺当，犁划个表土，猫盖屎一下，只图了手。可现在土地还家了，都有了珍惜，驾犁走线呈椭圆形，常常留下四个边角很难耕到，一寸黄土一寸金，不能再马虎，要花点工夫了。

村里有个青年汪十化，犁梢扶得本就够呛，曲曲弯弯犁到田角，越发走不上趟来，急得把牛鞭甩得震天价炸响，鞭稍稍不留意抽到牛脊上，恁是把牛也逼得毛湿汗浸。九牛二虎的，总算犁翻了田头四角硬茬地，歇了一冬的耕牛也在这样的死劲下很快掉膘。

柴运旺看不惯这么做，不肯让耕牛在田角上苦折腾，还那么弧线儿

走势，让耕牛随方就圆。牛走得顺，田犁得快，优哉游哉了老牛，累着了耕手。柴运旺还像头二十岁时那样把力气当浮财，力气也确实睡一觉又来。

清晨的春阳洒满了兰花潭山湾的古林新叶，田田角角扶苏的青草和着阳光的灿烂，摇曳起新翻泥土的芳馨。柴运旺把着耕牛，又犁好了一畦田块。犁翻过来的田土一垡压一垡地重叠，似瓦脊般有条不紊。阳光把土色照得油黑油亮，便有一丝水气在飘逸。柴运旺赶早犁完了一块田，习惯地卸下犁铧，将牛领上田埂，让耕牛吃草休养。他自己又抄起那把雪亮亮的锹头，开始有滋有味翻挖耕不到的田角。

柴运旺的用锹，也真是手舞足蹈。只见他手足并用，雪亮亮的锹把便如兵器上下翻飞。牛是看不出门道的，牛不知道这一锹戳下去，再抬脚朝锹拐一蹬的作用。也亏这脚力，能让锹头一下吃深五六寸，翻出来的深土，不亚于犁头翻的。几十个大土垡一挥而就，田角的黑沃沃土垡鱼鳞似的躺排着，散发出春阳照耀的畅快。他很爽手地料理完田角，这才歇住锹头，上了田埂，习惯地一口深呼吸，在怡然自得中放目四望。

柴运旺抬眼所及，是蓝天白云的灿烂。以前的生活，过去了那么长的岁月，他都没有往心里去。记那些风雹雨雪又有何用？还不如小时候对着夜空数星星呢。他和那些整日闷头辛苦的农人一样，面朝黄土背朝天，辛勤忙碌所见，也只有脚头前草儿的枯黄和草儿的泛青。劳苦养就了忍辱负重，弯腰曲背，哪里还有闲工夫专注晴空呢？田地易主，柴运旺也做了主人，虽然依旧忙于农作，却饱尝着苦尽甘来的甜美。

他的目光一撒开，海阔天空，山明水秀，一起扑入眼帘。这种自得情绪，他从来也不敢贪恋。今儿敢了，而且舒畅得深切，爽朗得惬意。迎春绽放的桃李，兄红我白，花朵满枝，灿烂了山坡人家。在热切的凝视下，柴运旺更多了一份突如其来的感动，带着孩子般的欣喜。真是痴长了三十大几，曾经的三十年，颠来倒去的风风雨雨，心窝窝已经是死水一汪，即使在午黄六月的收获时节，灵气稍有活动，也是稍纵即逝，泛不起微澜，

日子很快又复归入毫无生气的死寂。而今再没有寂寞的笼罩了！兰花潭的艳阳，似乎特别了解他，着意渲染出春光的绚丽，便让这无心的放眼，带着了欢快。

尽管还是山边桃花三两枝，柴运旺已然像春江水暖鸭先知一样，捕捉到了山湾的缤纷五彩。其实春花每年都有一次，今年的山湾咋如此绝妙呢？让柴运旺陡生出从未有过的兴奋。

“沾衣不湿杏花雨，吹面不寒杨柳风”，柴运旺在全新感觉中忽觉得似乎有了儿时所见的私塾老先生的诗兴。老先生的“茂树行相引，青山忽望开”的唱响，让“绿树村边合，青山廓外斜”的韵致从遥远中飞来。他兴趣盎然地站在兰花潭山坡上，这儿既能望遍全冲，也能一目了然岗岭起伏。冲田从这儿向东而去，坦坦荡荡，能一直望到很远的江边。一条白练，正通明透亮地布排在那儿。回眸山湾，坡坡洼洼，重叠有致，分布在五个山沿上的村庄人家都给桃红柳绿掩映了。田原阡陌的弯道小路上，经寒不凋的兰花草一蓬一蓬地点缀着，让一片坡原更添生机。因为山原是从兰花潭的湾头延伸向西的，岗头又朝北偏了一点，这儿的开阔又朝北移出了一些空旷来。站这儿极目远望，可以看到浦老山的蓝线山脊，将北面山根尽收眼底。兰花潭山湾是由浦老山延脉过来的，也延脉过来了林林总总的千年古木。柴运旺闪烁着双眼，捕获着缤纷。山湾与人心便有了一种互动，于是景随人愿，心随景移。

突然，前冲爆发出一阵异样的呼叫，整个山冲的宁静一下子被打破了！正在遐想中徜徉的柴运旺，被这突如其来的尖刺声震惊了，他旋急将目光移过去，只见一头黄牛在狂奔，心头猛地一紧：下边冲田有人出事了？

一会儿，只见那头剽悍黄牛带着犁杖从人窝子里冲出来，惊恐着扬开四蹄，挣断了犁杖绳索，直朝坡上狂奔！散在上冲作业的几个人束手无策，想拦也不敢。而冲田的人开始围住犁杖，放声哭叫，嘈乱不迭。想必是耕犁的人跌扑不轻，让妇女惊乍了起来。柴运旺赶紧丢锹抓鞭，

迎着奔牛，做出了拦截的把式。他一眼认出这头狂奔的黄牛就是汪十化家刚分田得到的。想必是汪十化驾驭不了，鞭子抽得紧，胡乱暴打，惹急了黄牛！

黄牛一路狂奔，如离弦之箭，从这边田地飞奔到坡田埂上，柴运旺不敢怠慢，迎在黄牛前头，抢前占住了有利地势。不等撒奔而上的黄牛掉头，他抄起牛鞭，当空甩了个炸炸的牛鞭。

是受惊的黄牛来不及躲开这响炸的牛鞭？还是有规律的鞭影唤醒了发疯的黄牛？只见黄牛前蹄一个高扬，腾空而落，扎住了后蹄，竟然在柴运旺面前乖服下来！黄牛虽然喘息未定，还是在怒目中看清了炸响的牛鞭只是扬天飞旋，并不落身，不需要躲避。柴运旺不失时机，一边对空扬鞭，一边撮嘴吸气，发出特别明朗的亲昵吆声，在黄牛发愣的瞬间抢得了牛绳，制服了惊恐不定的黄牛！黄牛到底相通人性，一有收敛，再不凶悍奔窜，慢下了四蹄，同时扬起了牛头，收起了翘角，不再抖擞发威，恢复了本来的温顺！柴运旺将断了一截的牛绳迅捷做了整理，很老到地牵住了牛鼻子，随即抚慰地摸了摸牛脊黄毛。

驯服了疯黄牛，柴运旺撷了一把嫩草，包了水浸的黄豆，塞向牛的嘴里。黄牛到底不是野牛，有人牵制，再也不蛮不横了。黄牛张开鼻息喷吸着，瞪大着牛眼，发现这儿有条水牛在悠闲地嚼草，先前无端的惊恐完全散去，也作俯首帖耳状，凑近了水牛来。

冲田下边的人声非但没有平静，反而鼎沸了。闹哄哄的人越聚越多，开始骚乱。柴运旺发现人们是在抬着一个人，心头不由咯噔了一下，难道黄牛伤着人了？他本要把黄牛牵下去，却突然放下了，顺手把黄牛拴到一根桩上，与自家的水牛放到一块。

柴运旺向下边冲田赶去，正要看个究竟，发现有人直冲向这边来拉牛，还带了把明晃晃的长刃杀猪刀！柴运旺感到不妙，赶紧刹步转身。未等得及问，冲上前来的汪十化的堂兄汪十筑，已经举臂扬刀，向黄牛直刺而来。若不是柴运旺已有预感，眼尖手快，一个侧转，扛住他持刀的手臂，

硬是让汪十筑的长刃飘空；这白刀子便会刺进黄牛肚，拔出来的便是红刀子了！

柴运旺不由地大喝一声：“十筑你干什么！你疯了！”

汪十筑痛苦地嘶嚷：“旺叔拦什么！”

柴运旺却不由分说，硬是要夺汪十筑紧攥在手的明晃晃长刃刀。汪十筑挣脱过猛，在田埂上一脚失去平衡，扑跌在地，急得他直喘着粗气大吼：“旺叔拦什么拦！快让我杀了它！它顶伤了我堂弟汪十化！朱老先都说没救了！”

朱老先是朱乾一老中医的称呼。他是前清读书人，家在全椒陈家涧。辗转南京，遇上鬼子屠城，跑反过江，流落到江左坊间。俗话说秀才学医隔层纸，朱老先的中医能融会贯通，举一反三，让缺医少药的乡村如获至宝。

汪十化给牛角伤了，柴运旺也早估计了八九不离十。只是不知伤到什么程度，如果没伤到要害处，朱老先给一副方子，贴一帖跌打损伤膏药便可痊愈。这次角伤，朱老先都发话说不行了，想必伤到了要害之处。可牛毕竟是畜生，怎还能拿黄牛出气呢？柴运旺便拖住汪十筑攥刀的手腕，毫不松手。汪十筑越发地怒不可遏，柴运旺抢前一施劲，反手夺下了刀。

汪十筑没了刀，顺势从地上抄起那柄钢锹，扬起雪亮亮的锹刃，又直刺牛头。柴运旺被年轻气盛的后生甩开，并没有停止阻挡，一个扫堂腿将汪十筑弄了个踉跄，夺下钢锹，厉声斥责：“杀牛不要春耕了！”

汪十筑却发疯似的不听劝阻，柴运旺索性将夺在手的钢锹朝地上一插，手指指点点着喊：“嫌我拦是吧？任你捣鼓吧，别再喊地没牛耕！”

汪十筑被这砸过来的话怔住了，愕然间痴痴地望着柴运旺朝他指指点点的手，一时不知如何争辩，蓦地一声哇哇哭起来，泪水泗流，蹲躺到埂头上，又抓头发又扯草，语不成声：“是我弟弟呀！杀！杀牛祭弟弟呀！”

“怎么能把仇往畜生上记呢？怎么能和畜生一般见识呢？春耕季节都

要用牛，咋能凭一时意气用事？都翻身了，还迷什么信！”不善言辞的柴运旺把“田要耕，牛要养”说得义正词严！

汪十筑急炸得不行，侧身回望，见又有几个家门亲戚跑上来。柴运旺见赶来的人都带刀带绳，脸绷得凶神恶煞，知道非同小可！他稍微调整了下姿态，还是喊出了不能杀牛的主张。赶前来的人冲着黄牛咬牙切齿，见了柴运旺，也只是出于惯常的敬重，喊了短促的半句：“旺叔您让让！”柴运旺知道这让让的意思，汪十化的人命关天，引动了一家族人的义愤填膺。可是，可是杀了黄牛能弥补什么呢？倒给眼前的春耕留下了困扰。柴运旺这样一想，不由横下心来，又将憋进肚子里的话一吐到底：“你们不能杀牛！春耕要紧！还是先把人抬过江，或许能闯过来。”见人还不动，催促道，“快去治呀！”

“朱老先都说没救了！”赶来的人呜咽着，开始兜绳勒牛。柴运旺无可奈何，眼看着汪十筑又拾起了给他撘一边的尖刃长刀，他发狠一跺脚，也想不了那许多了，开口蹦出一句匪夷所思的话来：“别杀！拉走我的水牛！”

也不等一围人反应，柴运旺急拧着眉，绷紧了脸：“我不怕黄牛再撒野，你们把我的水牛拉走吧。”

“我们是杀牛作祭！”几个人中有一名年长的，忍不住吐出了原委。

柴运旺一听，朝汪老大喷出了三个字：“还迷信？！”

这可是重达千钧的三个字！一解放，人民政府以翻天覆地的气概把大大小小土地庙的菩萨全毁于一旦，露出了草扎泥塑的本身。农民兄弟一个个眼见为实，从此废弃了旧式膜拜，放开了翻身做主人的手脚。此言一出，大家立刻掂出了分量，拿绳拿刀的手都没劲了。

柴运旺缓缓了口气：“春耕这么吃紧，我要保住牛，想多条牛还得不到呢。”

汪家人犹豫起来，不再轻举妄动。汪老大撇嘴道：“您肯换？”

“换！”柴运旺的口气斩钉截铁，不容置疑。

“真换？”水牛给柴运旺养驯了，正是发力的牙口，汪老大真不敢相信。

“说话不算数是什么人！”柴运旺将水牛绳头亲自交到汪老大手里。

汪老大接住水牛绳头，还是疑惑地盯住柴运旺问：“你不嫌吃亏？”

“我是说话不算数的人吗？”柴运旺说着一转身，像养水牛一样靠到黄牛前头，抓了把瓢里水泡的黄豆，裹进一把稻草里，塞进了黄牛口齿。一大村子人谁不知道柴运旺的为人？是话一句，掷地有声。

第 二 节

柴运旺的老婆在家奶孩子，虽然足没出户，外面的事也悉数了解。晴天多忙，雨中有歇，因为占着人缘，交好的人特意赶上门来，说是闲聊，其实并非寡话劳神，虽然有点家长里短，句句从实，她便在闲情中了解了不少乡村事情。尤其是常客刘婶婶，她刚学会种田，家里缺牛缺力，又很不好意思请人帮忙。柴运旺总是主动找过去帮忙，刘婶婶要给工钱，让他翻了个白眼。开畦播种忙归忙，雨落下来便有闲暇了，刘婶婶赶到柴家串门是情由所及的事。她一踩到柴家门槛，便笑盈盈地直冲着柴运旺的老婆薛爱兰亲热地呼个不歇。她来是专为道个千恩万谢的。

薛爱兰的名字还是上桥林镇区公所登记结婚时，姜区长亲自给取的。为了让薛爱兰不背成分包袱，姜区长利用走村串户的工作方便，寻着了薛爱兰当年被卖的村庄，找到了她的根。虽然她的双亲已过早离世，老家姓薛是铁板钉钉的。有了姓氏，姜区长便有了起个大名的顺理成章。

柴运旺很感谢一乡之长对他如此关心。一听姜区长来兰花潭了，总要带点鱼干子请姜区长尝尝。姜区长却婉言谢绝，笑眉笑眼地告诉他：一家老小还在涟水老解放区，没有搬过来，自己吃的食堂，收了你鲜美的咸鱼也烹不成一盘菜呀！柴运旺听他说的也实在，只好原物拎回家。薛爱兰便要丈夫把姜区长拉来家招待一顿。柴运旺也曾请过，怎奈对方一句“共产党员不兴坏了规矩，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呢”。这话一出，好

让柴运旺愣了半晌。

几天后，又见到赤脚下乡的姜区长时，柴运旺不说三，不说四，开口问姜区长能不能带他也入党？这一回，姜区长满口答应了不算，还在乡公所会上公开邀请柴运旺也参会。

柴运旺兴冲冲赶到乡公所，张眼所见，与会者个个小口袋别着一支自来水钢笔。姜区长一说开会，都掏出自来水钢笔担在笔记本白纸页上，柴运旺坐不住了。姜区长见他坐得头直冒汗，便特别关切地问他：“柴运旺同志，是不是憋尿要小便？”柴运旺赶紧起身道：“我是大老粗，我哪有资格开这个会呀？”却不料姜区长说：“共产党爱人民，你咋没有资格？”柴运旺以为自己没把话说清楚，慌慌道：“都是抓笔杆子的，我凑什么热闹。”柴运旺说着将腿拿开，拔脚要跑。没想到姜区长把脸一沉，平时的和蔼变成了不容置疑的严肃。柴运旺不知道自己怎么得罪了姜区长，拔脚要跑的动作不由迟愣住了。姜区长走到他的跟前，一手摁住他的肩，直把他按回座位，沉住的脸放开了点：“肩头力气还不小呐！就凭这个肩膀头，党的任务压不垮。你有这个压不垮的肩膀头，还怕几个人民字学不了？”说话间，姜区长又笑眉笑眼起来，让柴运旺一下平息住了头上的淌汗。柴运旺自忖：是呀，几个人民字怎么学不了？我好歹也接触过私塾先生，虽然几十年没有摸个字，心里那份掂量，几十年也记得。

柴运旺这样思量着，姜区长的话又让他听了大吃一惊，只听他说：“兰花乡的兰花潭村柴运旺，有思想觉悟，前些日子亲口向我恳请入党。中国共产党就是需要这些党员群众。我们今天的会，就请大家讨论，接受不接受柴运旺的志愿申请。”话还没说完，兰花乡的村干部带头鼓起掌来，好让柴运旺脸热得无处可藏。

姜区长当场为他拟好了入党申请书，柴运旺硬了头皮，走到铺着入党申请书的桌前，把手交给姜区长。姜区长把笔勒到柴运旺的虎口丫，扳上大拇指和食指，压住中指上的笔杆。他任姜区长捉住这只握笔的右手，一竖一划，一横一勾，“柴运旺”三个字像模像样，稳稳当当，写在入党

申请人的名下。余下来的手印，不用姜区长再帮忙了，柴运旺捋起袖头，伸直了食指。大家说用大拇指，他立即换成大拇指，朝陆干事送来的印色油上重重地一按。正要下戳，陆干事说：“先在旁边试试。”正在一旁的罗道友迅速将当日撕下的一页日历牌递过来。柴运旺接住试捺了个印，果然，印泥油太多，指纹一片红。柴运旺笑了笑，又捺了一个指印，见指纹分明，就放心大胆，深吸了一口气，看准了入党申请人的名下“柴运旺”三个字，紧在其上捺下了大拇指。端端正正的一个指纹，将柴运旺的心留在了党上。

姜区长见柴运旺头上的汗珠子又亮了起来，笑眉笑眼地直点头：“看把老乡累的，平时干田里活也没出过这把子汗吧？”柴运旺倒也坦率，把自己的头点得像敲鼓。

柴运旺不是张扬的人，没有急着把入党的事马上告诉妻子。他不是不想告诉，而是总觉得自己还差一大截。晚上例行的房事也有意避开了，薛爱兰也出奇地没打搅他。第二天吃中饭，薛爱兰没头没脑挑话道：“你记性还不错嘛。”闷头吞咽的柴运旺没有听出老婆的话音，薛爱兰扑哧笑道：“你还知道我的大姨妈来了？”柴运旺这才听出门道。打了半辈子光棍的柴运旺直到与薛爱兰同床共枕了半年，才知道这个有规律的生理活动。尽管这是薛爱兰没话找话，柴运旺也没有嫌唠叨，干脆由着老婆笑话自己。

黄牛发飙那天，薛爱兰听说丈夫不让汪家杀牛，闹到最后，竟将自家正得力的水牛拿出去换，硬是牵回了那头黄牛。农人牛当家，她想，这可不能不说说丈夫了。可虽然换牛是大事，由女人出面来谈，她觉得有些犯难，可又不能不讲讲，何况报信的外人都不主张去换。细细又一想，人家一个大青年，活蹦活跳着，牛一发野就给角死了，还能让这头黄牛待在家里吗？

这天晚上，薛爱兰等柴运旺擦黑回家，特地让他抱住小儿郎柴有后，自己端了盆热水，给他的赤脚冲净了泥巴，套上了鞋。在丈夫乐呵呵捧

上大蓝边碗喝上稠粥时，薛爱兰抱回儿郎，坐到小饭桌前的小木凳上，一边看着丈夫大口大口吞咽，一边想着怎么开口说换牛的事。也不知怎么搞的，话到舌尖，却又咽下去了。薛爱兰看到丈夫一身泥头糊脑的样子，先自失去了说道的勇气。想来丈夫为了这个家，坚持一个人下田，硬是不肯让她下田受累。起初是因为她怀了孩子，怕她闪了腰。孩子顺产下地了，却还不肯让她下田，薛爱兰以为是奶孩子要个守护。愁养不愁长，孩子一晃抓了周，一转眼会爬了，再过一过会走了。到断奶的时候了，薛爱兰早早地给柴运旺喂起了米谷，看着就能跟大人一块喝粥饭了，可丈夫还是不让她下地！可见这是心疼她了。既然吃喝都靠的丈夫，田由丈夫操劳着，自己又有甚底气指责丈夫换牛呢？于是，到嘴的话变成了关切的询问：“俺家地不是都种上了吗？咋又忙到这黑天黑地？”大口喝粥的柴运旺挤出一句话，像吸了一口香烟：“到西小洼子帮了个忙。”

西小洼子柏家在兰花潭山湾的山那面，薛爱兰听过没去过，但知道不在一个冲田里，便嘀咕道：“跑那多远的，又不沾亲带故。”声音小，柴运旺似乎没听着，只咕噜噜喝粥。等柴运旺喝完一碗，薛爱兰赶紧又盛了一碗，又说了一遍：“看你也不累着。”柴运旺应了声：“累什么，不就花了点力气嘛，力气是浮财，一觉歇了来。”说着又捧高了大蓝边碗，瞄着稠粥，喝得干干净净。吃饱喝足了的柴运旺，手捧着舔得干净的大蓝边碗要送灶台去，抱娃的薛爱兰接过了碗，柴运旺不再呆板，顺手将儿子抱进怀来。薛爱兰大概不想打搅了这份和气，再没有问起什么。开春芒种以来，丈夫一直是倒床便不肯醒的。难怪呀，累的啊。那一片田，硬是他一个人忙上忙下忙出了一色青翠一田芬芳。薛爱兰看在眼里，记在心上，丈夫疼自己，不让她下田，又咋肯让她跟着去挑河筑堤呢？她曾怕一村人说闲话，说供着一个女人什么的，左耳右耳寻索一圈，倒没一个人家抵着她。去冬有一天，村里扒潭疏水，她偷偷猫在竹叶后张望，丈夫头一个站在深淤泥中甩泥堡，一起的也只有几个大男人，妇女同志都站边边上接档，干脚干手，没让一个妇女扒鞋下淤泥去。原来男人们